

生活在和平环境下的人们,或许并不清楚世界的另一端正在发生什么。走近这场“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会让人倍加珍视国家的和平,社会的安定。

危险的彼岸: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潮

◎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因为难民危机,马赫米扎达——这个12岁时出演电影《追风筝的人》,成为明星的阿富汗男孩,在沉静整整8年后重回媒体视野。

如今,马赫米扎达住在瑞典博伦厄的一个寄养家庭,为当地一支足球队效力。当不少瑞典人得知他就是片中的哈桑时,都难以相信,昔日影星竟会沦为难民。

马赫米扎达们的逃亡历险记

当年,《追风筝的人》在阿富汗遭到封杀,马赫米扎达与家人也很快收到死亡威胁,他们被迫选择逃离。马赫米扎达与父亲曾在迪拜流亡两年,其间生活费用由剧组资助。但其余家人却没能获得签证,最终不得不返回阿富汗。

马赫米扎达东躲西藏,四处流浪,甚至曾游泳穿越白俄罗斯边境。几经周折,他在蛇头“帮忙”下偷渡到

瑞典。马赫米扎达回忆说,“有时候我们两天都没东西吃,但我们不敢去要,因为蛇头脾气很坏,我们都很怕他们。”

近年来,像马赫米扎达一样的青年难民越来越多,他们大都经历战乱与饥荒,生活窘迫,却又本能激发,誓与命运拼死一搏,因而冲破重重危险,踏上他乡之途。

为逃离战乱,24岁的叙利亚青年希沙姆在2012年第一次离开祖国,辗转11国后,终于在今年7月1日到达德国。希沙姆曾3次试图穿越约旦边境,而在土耳其,他因付不起船费,竟然游泳前往希腊。在冰冷的地中海里游了6小时后,希沙姆奄奄一息,幸被希腊海岸警卫队救起,才踏上了欧洲的土地。

另一名叙利亚男孩艾哈迈德逃难到土耳其,当他在伊兹密尔街头卖纸巾维生时,因被餐厅老板嫌弃妨碍客人而遭暴打,老板甚至用脚踩他,最后用一盆冷水将他淋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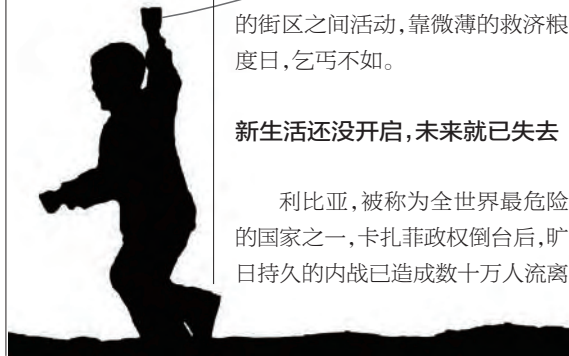
▲ 从利比亚前往欧洲的航线被联合国称作“最危险的偷渡路线”。
东方IC/图

马赫米扎达、希沙姆、艾哈迈德,这些被媒体指名道姓的难民,际遇无疑是悲惨的。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在数以千万计的难民群体中受到关注,国际舆论的施压、人道救援组织的帮助,将会驱收容纳国政府给予他们特殊照顾。至少,不会遭遇遣返的厄运。

可不幸者还是大多数。就在此时此刻,一定还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用尽各种招数穿越封锁线;还有人刚抵达彼岸就被逮捕驱逐;更多的大则被限定在难民营和附近的街区之间活动,靠微薄的救济粮度日,乞丐不如。

新生活还没开启,未来就已失去

利比亚,被称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之一,卡扎菲政权倒台后,旷日持久的内战已造成数十万人流离





失所。就是这样一个贫穷动乱的地方,外国难民正以爆炸式的速度蜂拥而至,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事实上,利比亚只是他们逃亡之路上的中转站,而他们心目中的真正彼岸,是欧洲。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亚非难民赴欧主要有两条通道。一是“东地中海通道”:由土耳其跨越爱琴海抵达希腊,辗转巴尔干半岛前往匈牙利,再穿越奥地利进入西欧。

另一条则是“中地中海通道”:即从利比亚出发,乘船抵达意大利兰佩杜萨或马耳他。这条线路被视为捷径,一来比东线路程要短,二来意大利与欧洲邻国并无实质的边境管制,前往其他“申根国家”也不被要求出示签证。

因此,成千上万的难民选择由利比亚偷渡至欧洲,他们将所有财物和证件交与“蛇头”,换得一张船票,却没有人可以预见,他们所搭乘的这艘船能不能够到达彼岸。

在这将近一天的漂流中,数千名偷渡者将挤在狭窄不堪的小船上,缺少食物和

饮水,听命于“蛇头”的呵斥,备受磨难。

8月15日,意大利海军在这条航线上发现一艘严重超载的偷渡船,底舱内一片狼藉,夹杂着油污和粪便的污水四处横流,至少40具尸体漂浮其中。他们被怀疑是因缺氧窒息外加吸入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身亡。

为防止偷渡船上出现暴乱,“蛇头”常将难民们分隔开来,迫使一部分人进入底舱,然后将舱门锁上。由于偷渡船只往往“有去无回”,为赚取最大利润,“蛇头”集团还倾向于采用破旧船只,而这更容易引发海难。

2014年,至少3200名偷渡客葬身地中海。而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超过2300名非法移民在试图横渡这片海域时丧生。

对于这些难民而言,新生活还没来得及开启,未来就已经失去。目前,联合国已将利比亚赴欧的航线定性为“全球最危险的偷渡路线”。

可是,这未能阻挡源源不断的偷渡步伐。今年4月,利比亚偷渡船倾覆致使800人丧生,两天后,来自尼日利亚的移民举办了一次小型聚会,人们仍然一致决定经由海路前往欧洲。

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

进入夏季,地中海比往常更加平静,尝试偷渡赴欧的难民船开始增多。欧盟在西里岛和利比亚之间的海域增派了大量船只,以便随时为遇难船只提供救援。看似应对有序,背后却充满了无奈。

廉政瞭望记者从联合国难民署官网获悉,2015年1-8月,已有26.45万名亚非难民穿过了地中海,约有10.4万人抵达意大利,另有16万人进入希腊。这一数字已超过去年全年的一倍多。

而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局发布的数据更加令人担忧:仅仅7月份,就有创纪录的10.7万人涌入欧盟,希腊单单一周时间就涌入了2.08万难民。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这场由战争、灾难和贫困引发的难民潮已达到上世纪40年代后的最大规模;国际特赦组织评估称“世界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

危机深深困扰着欧洲各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警告说,“难民潮将很快成为欧盟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比希腊和欧元稳定问题更令人头疼。”欧盟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不断喊话,成员国要团结和分担责任。

然而,在现实利益面前,达成一致意见谈何容易。

在移民入境的“前线国”,意大利、希腊和马耳他不堪重负,希望能够分担压力,而其他各国却避之不及。欧盟委员会曾建议将入境希腊和意大利的难民以强制性的配额转移安置,但遭到多国反对。

为疏散非法移民前往欧陆其他国家,意大利难民接待中心不设门禁,甚至刻意免去按指纹手续。德国随即指控意大利为鼓励难民离开该国,发给难民金钱和申根签证。

目前,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祭出“封堵”措施。法国警察将滞留边境的非法移民遣返意大利;匈牙利加紧在与塞尔维亚的边界修建围墙;瑞士官员也要求关闭与意大利北部的边界。

分析人士指出,规模空前的难民危机将对欧盟内部团结构成挑战,甚至威胁申根区的存在。除非西亚北非地区的动荡局势能够缓和,否则这股移民潮很难自行消退。

一名23岁的叙利亚妇女,与3000多难民一道与马其顿警察对峙,试图冲破封锁。她说:“在欧洲,宠物们可以睡床上,而我们却睡在雨水之中。我已经在雨中冻了4天,没有吃一点东西。”

同样来自叙利亚的难民阿曼妮,则幸运地与丈夫成功越过希腊国境线,即将前往德国。她说,“警察让我们坐上了火车,因为他看到了我的孩子而起了善心。”

阿曼妮抵达德国又会如何,人们无从知晓。但在今年上半年,针对德国境内难民庇护场所发生的袭击事件高达150起。汹涌澎湃的难民潮不断激化着社会矛盾,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正在抬头。